

他的内心始终燃烧着热情的火焰

□铁 凝

1913年9月20日，舒群出生于黑龙江哈尔滨阿城一个贫苦的工人家庭，76年后，1989年8月2日，舒群与世长辞。回望舒群先生的一生，我想大家都会从心底里发出景仰的感叹，他和他那一代作家，他们的生命是多么的波澜壮阔，他们在有限的的时间里，奔走在祖国的大地上，战斗着、创作着，经受着严酷的考验，始终高举理想和信念的火炬，将生命熔铸在中国人民争取自由解放、实现民族复兴的宏伟事业之中。

舒群是杰出的作家，但首先是英勇忠诚的革命战士。早年的贫苦生活磨砺了他坚韧独立的品性，社会的黑暗不公使他很早就确立反抗与革命的志向，民族的危亡、家园的沦丧使他奋然而起。“九·一八”事变后，舒群参加了东北抗日义勇军，1932年加入第三国际中国组织，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时他年仅19岁。从此，舒群一手持枪，一手执笔，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战斗和写作。在担任共产国际洮南情报站站长期间，他用笔名“黑人”发表了大量充满爱国进步思想的诗歌和散文。与此同时，他还参加了抗日救亡艺术团体星星剧社的演出。在险恶严酷的斗争中，舒群经受了一次次生死考验，坚贞不屈，履险如夷。1935年，舒群在上海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抗战爆发后抵达陕北，在八路军总司令部任朱德总司令的秘书和随军记者。在抗日最前线，舒群参加了平型关大捷等一系列战斗，同美国著名作家史沫特莱一起冒着枪林弹雨进行战地采访。《写在太行线上》《记沈沫特莱》《祝贺于珍》等报道产生了广泛影响，有力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志。1938年，舒群在武汉与丁玲共同创办文艺刊物《战地》。1940年回到延安后，舒群任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文艺栏主编、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他积极参与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筹备工作，会前，毛泽东同志10多次找他谈话，向他了解情况、听取意见。舒群亲耳聆听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深受教育和鼓舞，更加坚定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信念。1946年，舒群筹办组建了东北电影制片厂，担任厂长，领导拍摄了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是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开创者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中国文联副秘书长和中国作家协会秘书长，第六届、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舒群先生的文学生涯与国家兴亡、民族命运息息相关，他的创作，是在血与火的战阵中发出的号角，是历史前进的足音。“九·一八”之后，舒群与萧军、萧红、端木蕻良、白朗、罗烽、

满族的良知与血质

□关纪新

在纪念舒群诞辰100周年的时刻，我想选取一个特别的鲜为人知鲜为人言的角度，谈谈我对舒群精神世界的印象与认识。舒群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满族人，其先人为清代山东青州驻防旗人。舒群的父系为青州八旗军中的镶黄旗满洲，母系则出自正黄旗满洲。1913年9月20日，舒群降生。可以想象的是，他的遗传因素当中，不单包括了满族人血脉，也包含着先人那种不向命运低头的刚强倔强，以及挚爱白山黑水故园热土的精神。舒群奋斗的一生，是从反抗日本侵略开始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18岁的他投身抗日义勇军，并中共地下党的刊物撰写作品。19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了第三国际在华基层情报站的站长；同时，他结识了金剑啸、罗烽、萧军、萧红等青年作家，为“北满”左翼文艺而工作。1934年，敌我斗争白热化，为摆脱日伪迫害，舒群率命转赴青岛，继续地下工作。在青岛，他被捕入狱，在监房里他挥笔疾书，完成了那部令其一举成为20世纪30年代左翼重要作家的《没有祖国的孩子》。

《没有祖国的孩子》一向享有盛誉。而在在我看来，它的意蕴却远未详尽发掘。“没有祖国的孩子”作为题目，首先定位了朝鲜男孩儿果里特有的身份与处境；小说中果里流亡异国，以亡国为耻，是其民族情感的自然流露。作品写出了主权被掠夺、国土沦丧给一国民众（哪怕是未成年的孩童）心理造成的重创。果里父亲是牺牲了的抗日志士，小小年纪的果里一样有过将刀子愤然“插进”魔鬼“胸口”的壮举。此为小说的第一层用意。

再深一层，则是“我”与“我”的东北故乡，就在故事发生的时刻，也跌进了与朝鲜国民同等的厄运。“九·一八”使日军对东北全境占领成为事实，“我”步履里命运也变为《没有祖国的孩子》，果里的悲剧行将在我”及广大东北同胞身上重演。国家残破下的国民，从来没有过任何权益可言，小小的果里早已是一面镜子。

而更深一层的小说意蕴，读者们未必都能品读出来，那就是作者舒群身为具有满族血统的中国人，对祖国东北上演的伪“满洲国”政治丑剧的极度愤恨。中国东北地区近代以来被约定俗成称作“满洲”地区，它本来就是中国领土，自明清以降，满洲族裔更是将本民族祖祖辈辈生息其间白山黑水，认作是中华不可分离的领土。青年舒群带着这样的立场和感情来看问题和写小说。《没有祖国的孩子》有一段笔致深刻的对话：“不像你们中国人还有国……”

我记住了这句话。兵营的军号响着，望着祖国的旗慢慢地升到旗杆的顶点。无意中，自己觉得好像什么光荣似的。

但是，不过几天，祖国的旗从旗杆的顶点匆忙地落下来；再升起来的，是另样的旗帜了，那是属于另一个国家的——正是9月18日后的第89天。

满族青年舒群，是极有骨气的中国人，他绝不愿做“没有祖国的孩子”。当伪满政权临头的时刻，作品中的“我”喊出“回祖国去”的心声，涉险偷渡去往关内，乃是体现出满族作家舒群与他众多同胞再鲜明不过的族心向背。青年作家舒群是个满族人，也是个最懂得“祖国”两字分量的中国人。他的前辈在国内民族歧视严重的环境下返回东北，体现了自身的民族心理；而他的作品小主人公在日寇侵占东北之际又毅然表达了回归中原的欲望，更展示了青年作家的中华情怀。这就是满族人，标准的满族人。

就像《没有祖国的孩子》所表达的伪满政权下满、汉等民族不甘心做“没有祖国的孩子”一样，舒群前期作品里尚有《沙漠的火花》《蒙古之夜》等描写蒙古族人反抗日本奴役的小说，也显然是为在伪“蒙疆自治”政权下生存的蒙古族爱国同胞秉笔著史。

1985年，为编辑《满族现代文学家艺术家传略》一书，我头一回敲响北京虎坊路舒群的家门。那会儿我还算是个“资深”青年，舒老都已年过古稀。老人给我的第一眼印象：这哪儿像是鼎鼎大名的舒群哪，不就是东北乡间随处可见的老人吗。我恭敬地说明准备编写一部有关满族艺术家的书，希望他能够同意被介绍，还请教由谁来写他的传略为好。

至今叫我记忆犹新的是，老人的反应极痛快：“啊，写满族，写满族的贡献，太好了，我赞成！谁来写我嘛，我看就委托你啦……”

我也激动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为了老人的爽快，为了他对本民族事业的真诚，也为了他对我的信任。说实话，当时我对舒群一生的艰辛、成就与坎坷，还只是知晓一点点皮毛。

后来我多次去拜访老人，听他关于生平的口述，写出了让他还说得上满意的“传略”。1987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主编的这部包括“舒群传略”在内的《满族现代文学家艺术家传略》，当我趋前送书到老人手里，他是那么兴奋，咧嘴笑着，反复地说：“满族文学艺术，满族文化，该写，该多写。”老人提起笔，在我的本册上写道：“祝贺《满族现代文学家艺术家传略》出版，为满族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舒群一九八八、一、一。”

舒群有着我再熟悉不过的东北乡野满人的脾气秉性，平易而略带些许倔巴，豪放又掺杂几分纯真。老人一生都是执着的文学家、无悔的革命者。他有着文学写作的非常天赋，却遭逢坎坷20多年，直到接近古稀才再次获得充分展示；他有着革命组织家的果敢与坚韧……

从少年到青年，从中年到老年，终其一生，舒群皆是同时代优秀的满族人。他堪称为自己民族的无上良知与浓液血质。

纪念舒群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发言选登

塞克、金剑啸等一批年轻的东北作家，承受着国破家亡、流浪离散的共同命运，在那悲惨的时候，回望可爱的家乡，深情书写白山黑水的大地和人民，有力展现那个时代的纷繁世象和苍茫人心，形成了现代文学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东北作家群，舒群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1934年秋他被捕入狱，受尽折磨，仍以坚强的毅力完成了《没有祖国的孩子》，描写了一位在侵略者铁蹄下失去家园的朝鲜少年可歌可泣、震撼人心的成长故事，这部具有国际主义视野、充满不屈的革命精神的作品，一经发表便轰动文坛，成为他在30年代的小说代表作。舒群这一时期的创作是时代的痛史、民族的心声，表现了东北人民的悲惨遭遇和顽强反抗，表达着对侵略者的仇恨、对父老乡亲深沉的爱以及早日收复失土的强烈愿望。

40年代后期，舒群在《讲话》精神指引下，将革命实践活动与文学创作紧密结合起来，创作了一批反映革命斗争和生产建设的优秀作品。他的小说亦诚讴歌时代巨变，敢于直面生活中存在的问题。1950年，舒群以作家的身份奔赴抗美援朝战场，创作了长篇小说《第三战役》。1952年起，他转入冶金战线工作，为我国冶金工业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贡献。尽管在政治运动中饱受磨难，但他在困难的条件下创作了长篇小说《这一代人》，真实地描绘了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宏大历史图景。难能可贵的是，这部作品并没有简单地采用二元对立、新旧对比的写作模式，而是以生动丰满的人物形象、历史地、具体地表现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尽管病魔缠身，但舒群宝刀不老，迎来了文学创作的又一个高潮。他的《少年chen女》获得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倾注半生心血创作的系列纪实小说集《毛泽东的故事》，满怀深情地刻画了革命领袖生动感人的形象，一经推出便引起很大反响。

舒群先生的文学创作成就广为人知，但很多朋友对作为渊博学者的舒群可能还不太了解。今天大家看到的《中国话本书目》就是他长期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成果。面对这部50多万字的专著，我们不由得感叹，这是一位多么宽阔深厚的老人，他经历了那么多大风大浪，胸中蕴藏着多么丰富的宝藏。可惜天不假年，就在他的第三部长篇《乡曲》即将出版的时候，舒群先生与世长辞。

舒群是一个大写的人。在朋友们的记忆中，他豪迈、坚强、重情重义、古道热肠。当年孤独无助的萧红在哈尔滨冰冷的旅

馆中临产，是舒群第一个前去解救她。萧军和萧红的处女作短篇小说集《跋涉》面临出版困难时，也是他省吃俭用凑够了印刷费。他的内心始终燃烧着热情的火焰，他深爱着哺育他的土地和人民，深爱着自己的同志和亲人。在艰苦的斗争中他始终保持着革命者的坚贞刚毅，面对厄运、面对不公正的打击，他镇定从容，从没有被击垮，因为他的信念和理想从未有过动摇。

舒群是一位视写作如生命，毕生追求崇高精神生活的作家。无论是在烽火连天的岁月，还是在和平时期，无论是在繁忙紧张的革命活动中，还是磨难困厄之时，他从没有放下手中的笔，从没有停止记录他为之奋斗的事业、从没有停止记录他的土地和人民的经历。他把这视为自己的神圣职责，至死信守不渝。他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风貌，体现着一个行动的革命者独特的生命体验，把传统性和现代性、地方性和民族性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特征，朴实无华而又感人至深。舒群先生生前多次说过这样一句话，“在生时，作品以作家的命运为命运，而在死后若干年，作家却以作品的命运为命运，或各有各的命运。后人铁面，历史无私。”我想，历史已经证明舒群的作品和人品都是不朽的。他的革命活动和文学创作作为后人留下了宝贵遗产，有力地昭示着这样一个真理：站在人民奋进的前列，站在时代进步的潮流，作家的写作和创造必定能够获得持久的生命。

我国各族人民正在党的十八大精神指引下，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团结奋进。中国梦寄托着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为之上下求索、流血牺牲的志向和追求，先驱者们闪光的名字都将被我们深刻地铭记，舒群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们的风骨和业绩都将成为中华民族奋力前行的精神动力。我们隆重地纪念舒群先生，就是要学习舒群先生的精神，自觉而坚定地将自己的生命和创作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紧密结合起来，始终与时代、祖国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在人民创造历史的实践活动中实现文学的创造与发展，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贡献力量。

（本文系作者在“纪念舒群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题目为编者所加）

不能被遗忘的东北作家

□黎 辛

舒群是著名的爱国爱党的东北籍作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1913年出生。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武装侵略东北的第三天，他在哈尔滨参加东北抗日义勇军，奔赴抗日前线。1932年任共产国际洮南情报站站长，8月参加中国共产党。这时候，舒群已在报刊上发表多篇关于抗日救亡与描写劳动人民苦难生活的诗歌与散文。

1934年初，舒群从东北逃亡到青岛，与进步青年倪青华结婚。不久，找到了青岛地下党，并被自己在东北北商船学校的同学、青岛市委书记高嵩恢复了党组织关系。舒群在青岛岛委倪青平等参加共产党，则参加了青岛左翼作家联盟。

这时，舒群在东北的挚友萧军与萧红也来到青岛，与舒群同住在看家一路1号，旧友重逢，欢喜非常，都积极创作抗日救亡与描写群众生活的作品，萧军写《八月的乡村》，萧红写《生死场》，舒群写《没有祖国的孩子》，发表后引起轰动效应，成为他们的成名作。《没有祖国的孩子》，写一个朝鲜孩子在东北遭受日本侵略者的压迫，这孩子愤怒地杀死日本军官，成为反日战士，是适合时宜的好作品。

这年，中共青岛市委又遭破坏，舒群、高嵩与倪青平等均被捕，舒群在狱中坚决与敌斗争，不吐实情。1935年春，敌人不得不将舒群释放。舒群立即逃往上海，在《文学》杂志发表《没有祖国的孩子》，成为上海左联的署名作家，并重新入党。

1937年全面抗战后，舒群赴陕北解放区任八路军总部随军记者，兼朱德总司令的秘书，参加著名的平型关战役。1938年2月，被八路军政治部主任弼时派往武汉市工作，与丁玲共同主编《战地》文学杂志，创作《台儿庄》《总动员》话剧剧本，舒群成为文学创作的多面手。40年代初，舒群调任延安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文艺栏主编。这个文艺

栏，虽然只占半版的位置，但它每周出版四至五次，一个月发表10多万字，是当时全国最大的文艺阵地，它发表的名家佳作与新入处女作和成名作被认为是全国仅有的。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前，舒群帮助做筹备工作，在文艺座谈会以后，他认真贯彻执行《讲话》的精神，废寝忘食，夜以继日，积极宣传《讲话》精神，组织文艺家深入生活，采访战斗英雄与劳动模范，创作反映抗日战争与大生产运动的文艺作品。当时延安与各解放区创作的优秀文学、音乐、美术、戏剧作品都能在副刊找到。长篇佳作不便发表，则必作推荐与介绍，好的文艺作品还组织木刻家作插图，赵树理的作品就是请古元、罗工柳等著名木刻家作的插图，这是报刊上空前的至今还没见到的做法，副刊为解放区培养了大批文艺新人，舒群成为名副其实的编辑家，为文艺表现人民大众当家做主的新时代作出不朽的贡献。1945年“8·15”日本投降以后，舒群率领文艺团赴东北，接管与组建许多文艺机关，担负许多文艺领导工作，如任中共中央东北局文委副书记兼任东北电影制片厂厂长、东北大学副校长、东北文联副主席等。

1949年，北平解放后，舒群调任中国文联副秘书长兼中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中国作协前身）秘书长，他创作的长篇小说《这一代人》，是最早反映工业建设的作品。舒群创作出版3部长篇小说，两部话剧，30多篇短篇小说，整理50多万字的《中国话本书目》，还有许多散文、杂文、诗歌，是一位卓有贡献的作家、编辑家与文艺活动家。1959年，在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时，舒群曾被错批，但他胸怀坦荡，高风亮节，不计个人得失，对党无怨无悔。

今天，舒群虽已远离我们，但他的精神风范永留人间。

怀念父亲舒群

□李雷明

祖父带着祖父一家在辛亥革命后，离开了山东青州满清部队，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从山东徒步走向他们的祖籍阿城。由于当时的民族矛盾，曾祖父一家隐姓埋名（至今我都不知道我们家族的老姓），全家靠祖父卖苦力养家糊口。父亲是曾祖父一家回到哈尔滨第二年出生的，又是男孩（曾祖父有三个姐姐），这对当时父亲他们全家，不能不说是黑暗中见荧光，苦难中见灯塔的大事情。父亲是他们全家人的全部希望。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日后父亲倍受祖父的宠爱。就是因为这个文化传统，祖父一生酷爱武术和民间故事。虽然当时生活艰难，全家人的生存担子压在祖父一个人身上，但祖父一有闲暇时间就给父亲讲一些民间传说和故事。可以说，父亲的人生观和文学兴趣是受祖父影响的。

另一位对他的文学创作和人生观形成并产生重要影响的，是他他在哈尔滨中东铁路苏联子弟第十一中学读书时的班主任——苏联进步女教师周云谢克列娃。父亲晚年时对我说过，最初对文学的喜爱是受他父亲的影响，包括做一个正直的人。革命文学和革命人生观是受到苏联女教师周云谢克列娃的影响。在苏联子弟中学期间的一位朝鲜族同学果里成了他日后的代表作，也是他的第一部小说《没有祖国的孩子》的主人公。在苏联子弟中学的经历，是父亲人生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是改变他人命运的分水岭。后来，他以女教师周云谢克列娃为原型，创作了小说《我的女教师》，以示怀念和感谢。

1979年春天，22年的噩梦终于过去，父亲被落实政策得以平反，全家返回北京，惟一缺憾的是大哥因已工作，留在了本溪，后来每每说起这件事情，父亲母亲都会岔过去。母亲说过，1957年离开北京时是带着你大哥去的本溪，如今回来却把你一人留在了那里……在回

在我国20世纪文学史上，舒群同志是著名的人民作家、编辑家和文艺活动家，也是具有重大影响的东北作家群的重要一员。上世纪30年代初从我国东北走出的作家群，有萧军、萧红、罗烽、白朗、端木蕻良、骆宾基和舒群等。他们背负着东北沦陷于日本侵略者的悲痛和仇恨，燃烧着抗日救亡的爱国主义激情，走上我国的文坛，以他们和着血泪的作品，在沉沉中国当日的黑暗中，划出一片光亮，有如时代的号角，响彻长空！为我国左翼文学的发展贡献了重要的成就。舒群作为其中的佼佼者，以一批报告文学、诗歌、散文和小说《没有祖国的孩子》等初步展露了自己的文学才华。他1932年就投身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还参加了东北人民抗日义勇军。“七七”事变后，他到八路军总部工作，担任过朱德总司令的秘书，又被派到武汉，跟丁玲一道编辑刊物。调到革命根据地延安后，他担任《解放日报》文艺栏主编，在毛泽东同志的直接关怀和指导下，为宣传革命、传播毛泽东文艺思想、促进解放区人民文艺的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后因审干，受到冤屈处理，去南泥湾休养。平反后担任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抗战胜利后，他从延安回到东北，曾任东北北文艺工作团团长、中共东北局文委书记、东北电影制片厂厂长、东北大学副校长、东北文联副主席等重要职务，为东北解放区的文艺和建设，作出过卓越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他还担任过中国文联副秘书长，中国作家协会秘书长，为中国文联和作家协会的筹建付出辛劳。后来，他到鞍山大型工业企业任党委书记和本溪合金厂厂长。50年代末，他相继因受胡风事件株连和被错划为右派，长期到农村、矿山生活。1979年返京，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时，我刚被吸收到文学所的领导班子，沙汀、范煤同志让我去看望舒群同志。他临时住在东四旅馆的客房里。我对他景仰已久，过去读过他的长篇小说《这一代人》，深为他笔下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和他清新、流畅、明丽的语言而感动。初次见面，除了传达沙汀、范煤等同志对他的关心和慰问，竟不知说什么好。也许因为长期在工厂、农村工作的原因，他给我的印象，酷像一个老工人，穿件蓝布衣裳，黑布裤，显得拘谨、沉默寡言。他只要农忙安排好工作和解决住房问题。他想抢回过去损失的许多时间，好为党多做工作的急切心情，使我深受教育和感动。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舒群同志，也是惟一见他的一次。后来，他的工作没有安排在文学所，回到中国作家协会当顾问了。

舒群同志的一生是坎坷的，也是执著于自己的革命理想的。他虽然多次受到错误处理，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他始终忠于党和人民的革命文艺事业，创作了许多作品。新时期以来，他创作了近30个中、短篇小说。其中《少年chen女》荣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他的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没有祖国的孩子》《战地》《海的彼岸》《崔敏》《毛泽东故事》、报告文学集《我的女教师》，长篇小说《这一代人》，还有《舒群小说选》和4卷本的《舒群文集》等多种集子和选本。

在舒群创作的3部长篇小说中，《这一代人》是他的代表作。他怀着对新中国的热爱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激情，在作品中以描写一个工人出身、刚出大学门的青年技术人员参加工业建设的经历为主线，反映了那个时代特有的历史性的矛盾与冲突，展示了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某工地的艰辛，描绘了肩负这一艰巨任务的工业建设者们英勇奋斗的情景，刻画了他们不同的性格和心理。从而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唱响了一曲音调高昂的颂歌。这部长篇在《收获》发表后，迅速产生广泛的影响并获得读者的青睐和好评。在当时工业题材长篇小说还比较少的文坛上，增添了一份绚烂的佳作。

舒群的作品贯穿着一条红线，这就是热爱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短篇小说《在厂史以外》，也是舒群60年代有影响的小说，它以细腻的笔触塑造了公而忘私、舍身救人的无名叫寇金童的模范共青团员的形象。《少年chen女》和《金缕传》，揭示了只有在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才可能有的人与人之间的美好感情。系列短篇小说《毛泽东的故事》是舒群创作生涯中的重要收获。作者塑造了毛泽东亲切感人的形象，同时也塑造了我们时代的英雄群像。舒群的小说虽爱夹叙夹议，常把叙事、抒情、议论融为一体，但整体上描写生动，人物形象塑造个性鲜明，语言富于色彩而又简洁、明快。他的作品无疑是我国人民为之珍惜的重要精神财富。

我们今天纪念舒群同志的百年诞辰，缅怀他走过的不平凡的战斗道路，重要的是要学习他以革命、为文学事业坚持不懈的奋斗精神，学习他艰苦朴素、勇于深入生活、深入群众的工作作风，学习他不断开拓新的题材、新的主题、新的形式和风格的创新追求，沿着先辈作家的光辉足迹，继续为我国文学事业的繁荣兴盛做出我们新的努力。

到北京后的10年中，写作是父亲生活的全部内容。他从不参加社会活动，惟一参加的就是老作家支部的民主生活会。让父亲最感欣慰的是，过去了那么多年，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他都没有中断写作，拿起笔来还能写小说，这是他常常引为以傲的。父亲常说，一个号称作家的我怎么不写作呢？写作是作家一生的事业，也需要才能，坚持一辈子也未必能做一个好作家，能传世的作品少之又少啊，所以说当作家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现在作家那么多，有几个是真正写作的？写了几篇东西，就能吃一辈子作家饭。名气都很大，但你自己知道他写了什么作品。还要当官的，当了官还说自己是作家……当时有领导想请父亲复出，担当一些与文化或文艺相关的领导工作，他都以写作的理由谢绝了。惟一破例的是丁玲请他一起编《中国》杂志，他表示同意。《中国》创刊时，我也在另一家杂志做了文学编辑，我现在还清晰记得父亲对我的说，编辑就是编辑，好编辑是要发现有潜质的作家，培养新人。当编辑能创作更好，不创作也不能说人家不好，毕竟编辑与作家是两个工种……1985年以后，父亲已极大的热情回到《毛泽东的故事》的创作上去了。再也沒做其他事情。《毛泽东的故事》的创作想法，是父亲1958年下放到本溪后，开始并写出了几十篇。但可惜的是“文革”抄家时被摧毁，创作《毛泽东的故事》几十年来，这一直是他的心结，父亲说过，要用艺术手法来展现毛泽东真实的形象，否定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被神化的形象，还原一个伟人的真实。令父亲和我们全家欣慰的是，他在最后的生命中，完成了心中的目标——《毛泽东的故事》《中国话本书目》及几十篇反映现实社会生活的中短篇小说。

2013年9月是父亲百年诞辰，也是24年的离别之痛，每每想起祖辈们艰辛跋涉在回家之路，想起命运无常却无悔，想起岁月寒风吹灭父母青春的面庞，想起那代人……他们在内心里都是简单的、纯洁的，他们把理想放在生命之上，经过风雨的洗礼，最终回到了起点，回到了内心的平静、真诚、无私的本质。这就是父母和那一代人的幸福吧。正像诗人济慈的墓志铭——这处躺着一个入，他把名字写在水上。

沿着先辈作家的光辉足迹前行

□张炯

沿着先辈作家的光辉足迹前行